

联合 国

UN LIBRARY

临时 记 录

安全理事会



S/PV.2367

1982年5月25日

第二千三百六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5月25日星期二下午4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凌青先生（中国）

成员：法国	卢埃先生
圭亚那	辛克莱先生
爱尔兰	克雷格先生
日本	西堀先生
约旦	努赛贝赫先生
巴拿马	马丁内斯先生
波兰	韦兹纳先生
西班牙	阿塔乔先生
多哥	阿梅加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利钦斯坦先生
扎伊尔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2-60622/A

下午 5 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舌尔的控诉

根据第 496 (1981) 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S/14905)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个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塞舌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巴巴多斯、贝宁、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奥杜先生（塞舌尔）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扎里夫先生（阿富汗）、阿巴达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卡先生（阿根廷）、莫斯利先生（巴巴多斯）、索格洛先生（贝宁）、莫惠先生（博茨瓦纳）、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洛佩斯·德尔阿莫先生（古巴）、苏亚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卜杜勒·梅吉伊德先生（埃及）、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泰勒先生（格林纳达）、达里奥·洛沃先生（洪都拉斯）、拉茨先生（匈牙利）、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梅纳先生（肯尼亚）、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达巴希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扎基先生（马尔代夫）、特拉奥雷先生（马里）、高西先生（马耳他）、拉姆菲尔先生（毛里求斯）、洛博先生（莫桑比克）、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奈克先生（巴基斯坦）、卡桑德拉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鲁皮亚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阮玉蓉女

士（越南）和西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已经收到孟加拉国、蒙古、尼日利亚、斯里兰卡、斯威士兰和赞比亚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上述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索布汉先生（孟加拉国）、达希策伦先生（蒙古）、法福沃拉先生（尼日利亚）、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马林加先生（斯威士兰）和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在不到六小时之前，我已向你和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表示了我国代表团的祝贺，因此，眼下我仅向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表示衷心的欢迎。

安理会正在开会审议根据第 496 (1981) 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设立该委员会的具体背景是去年 11 月 25 日一帮雇佣兵对塞舌尔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卑鄙侵犯。现在我国代表团要感谢该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主席、巴拿马的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爱尔兰的杰里米·克雷格先生和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提出载于文件 S/14905 中的报告。

我国代表团仔细研究了这份报告，而且，考虑到该委员会所受的严重约束，特别是报告中着重指出的南非当局的不合作态度，我们认为该委员会的工作是值得赞扬的，它完成了安理会在第 496 (1981) 号决议中授予它的大部分使命。

当然，我国代表团对该委员会未能完成搞清侵略塞舌尔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这一部分任务感到遗憾。委员会未能就——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南非事先知道的程度和应负多大责任的问题作出最后的结论”(S/14905, 第 282 段)。但在这一点上，委员会决

不应受到责备，因为它遇到了来自南非方面的某些障碍，使它为获得这方面的全面情况所作的种种努力受到挫折。

虽然如此，还是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在雇佣军入侵塞舌尔的过程中，南非在很高的官方一级起了重要作用并参与同谋。该委员会业已证实，雇佣军进攻的准备和策划工作是在南非进行的。某些雇佣军先前曾在南非武装部队中服役，而其中一些人过去是南非国防军的后备役军人，对他们已发过征召服役的文件。他们在出发前，在南非试验过雇佣军的武器。雇佣军的一个匪徒马丁·多林斯切克向调查委员会透露，他是南非国家情报局的一名雇员。此外，随着在南非对某些犯有雇佣军侵略罪行的人的审讯，关于南非参与同谋和南非高级官员介入的情况，已经开始显得更加清楚了。

正是由于上述考虑，以及该委员会承认南非有意阻挠的态度，使它无法完全执行它的任务，我国代表团才表示赞同该委员会的这样一项建议，即授权它向安理会提供一份补充报告，更加完整、全面地叙述雇佣军进攻塞舌尔的背景、起因和资助情况。

我国代表团毫无疑问地认为，南非对起源于其领土的一次行动是逃脱不了责任的。而且，昔日南非针对毗邻的独立非洲国家的所作所为，使我国代表团对南非官方所起的作用更加深信不疑。那个非法政权已经证明，它完全无视国际法的准则和原则以及国际舆论的要求。尽管遭到普遍的谴责，它仍然继续蛮横地推行残忍的种族隔离政策。它不顾一切地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它随心所欲地侵犯非洲邻国的领土，给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还不相信南非直接插手了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的行动呢？

南非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让调查委员会审问雇佣军成员，这只能使我们对它在这次入侵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怀疑。我们要求那些当权者在安理会指派的委员会继续调查时以负责的行动给予合作。

使用雇佣军的现象一向是而且今后仍然是一个为国际社会所日益关切的问题。最近发生的这一现象证明，国际社会对于这种行径普遍感到关切是正确的。我国代表团重申，它强烈谴责雇佣军对塞舌尔的

进攻，并且再次声明它一般反对雇佣军活动的原则立场。小国特别容易受到雇佣军的暗算和暴力行为。因此，圭亚那同别的国家一道，赞同该委员会的建议，即联合国正在进行的制订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工作应当加速进行。作为负责早日制订该公约的特设委员会的一名积极成员，我国代表团保证加倍努力，争取早日成功地完成这项十分重要的实际工作，它将第一次为专门处理以及人们所希望的最终铲除这种令人厌恶的使用雇佣军的现象提供一个国际章法。

该委员会的调查表明，雇佣军的进攻导致了对机场设施的大量破坏，而且对塞舌尔的经济产生了某些其他不利后果。圭亚那全心全意支持该委员会关于给予塞舌尔资金、技术和物资援助的建议。特别是，我想表示支持法国大使5月20日（星期四）提出的成立自愿基金的主张，我们保证在这方面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总之，我国代表团愿意表示支持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论点和各项建议。同时我们想趁此机会重申：当塞舌尔共和国的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南非的持续威胁时，我们坚定地、毫不含糊地同它的政府和人民团结在一起。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首先，在这里，我要对博茨瓦纳外交部长、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莫惠先生阁下和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阁下表示欢迎，塞舌尔共和国是我国的一个兄弟友好国家，我们一直以特别的兴趣注视着它取得独立的整个进程。我们还要特别感谢雅克·奥杜先生向安理会发表的卓越讲话。

其次，我要向根据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表示真诚的祝贺，祝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有条不紊地处理问题以及向我们提交了非常清楚的报告。

该委员会的报告已经作为文件S/14905印发，虽然它是一份临时报告，但其中有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我们可以据此了解所有这些事件，并对设立这个委员会的原因获得一个相当清楚的、尽管是初步的看法。这些原因就是：第一，调查雇佣军1981年11月

25日入侵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及资助情况；第二，估计和评价经济破坏的程度。

安理会在第496(1981)号决议中谴责了雇佣军的侵略和随后发生的空中劫持行为，并且重申塞舌尔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必须得到尊重。

我国代表团在这里重申，它完全支持上述谴责，同时在这个痛苦的考验时期，它同塞舌尔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完全团结在一起。

事实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雇佣军为造成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不稳定状态所进行的种种活动大部分集中在本大陆——特别是针对这样一些国家，如几内亚、苏丹、尼日利亚、贝宁、当时被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扎伊尔、塞舌尔和许多别的国家。这证明我们有理由决心争取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通过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并制止雇佣军的一切活动。我们认为，雇佣军的这些活动是一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

当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起草这项公约的第35/48号决议时，有一些联合国会员国似乎还不大相信这项公约是有用的。然而，在上述决议通过还不到一年而联合国设立的特设委员会正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发动了进攻，我们冒昧地认为这件事会有助于消除任何久留不去的疑虑。显而易见，雇佣军的活动挖了现代文明的墙脚，损害了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破坏了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正因为如此，我们过去一向认为，并且今后仍然认为，必须把雇佣军的活动看作是一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

因此，按照关于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迅速通过一项国际公约将会对国际法的向前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利用雇佣军对别国和别国人民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是对民族独立、主权、不干涉各国内政和对外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等项原则的直接违反，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有赖于对之尊重的原则的违反。

因为对某一地区和平的任何威胁都有可能危及整个世界的安全——我在这里想强调指出，塞舌尔是世

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所以，国际社会必须负起集体的责任去消除那些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活动。

扎伊尔代表团同别的代表团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一个国家有成批的雇佣兵在那里组织对另一国领土的入侵就是违反国际法，这同一国使用雇佣军武装进攻另一个国家一样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因此，扎伊尔代表团一方面赞同塞舌尔政府和人民的合法要求，另一方面也赞同调查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赞同设立自愿基金以及在技术上、经济上帮助塞舌尔共和国，以补偿它所遭受的经济破坏，特别是援助它重建机场；同时它赞同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协调和动员基金的来源。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在这里向法国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表示愿意在这一基金中发挥作用；我还要向联合王国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表示愿意帮助重建被破坏了的机场。

再者，尽管雇佣兵迈克·霍尔的揭露进一步表明了雇佣军对塞舌尔的侵略是有预谋、有组织、有准备的，但我们仍然认为，安理会应当接受该委员会的请求，即授权该委员会继续进行调查并提出一份补充报告，把原来载于文件S/14905的那份报告中所没有涉及的某些方面任务的资料列进去。

我们还认为，安理会应当要求南非不要阻挠该委员会的工作，而要同它合作，以便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说一说我是多么赞赏塞舌尔政府和人民成功地击退了侵略者并如此坚决地捍卫了领土完整和得之不易的独立。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尼加拉瓜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参加对我们当前这个议程项目的审议。

雇佣军对姊妹国家塞舌尔的人民和政府的侵略不仅是对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而

且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由于这个原因，我国政府不能漠不关心和保持沉默。

同时，我们想对巴拿马的奥索雷斯大使、爱尔兰的克雷格先生和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遵照第496(1981)号决议所作的共同努力表示赞赏，根据该决议，安理会决定派一个委员会到出事地点去调查雇佣军对姊妹国家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行为。

该委员会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它的努力得到了塞舌尔和斯威士兰两国政府的充分协助和合作。它们的态度值得赞扬。

我们有责任再次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国际社会采取的现为人们所熟知的轻蔑态度，它拒绝同调查委员会合作，致使该委员会未能完成其调查任务，因而阻碍了第496(1981)号决议的贯彻执行。这种态度清楚地表明，南非种族主义者是策划和资助入侵行动的同谋者。

关于这一点，据《纽约时报》报道，雇佣军的头头迈克·霍尔本人在约翰内斯堡说：

“国家情报局副局长N.J.克拉森通知他，内阁已经批准撵走弗朗斯·阿尔贝·勒内总统的计划”；“作战任务要从国家情报局那里接过来”；“而在一个官僚主义的障碍被……克服以后……他得到了武器供应，并在特兰士瓦北部获得了一个训练基地。”〔1982年5月10日《纽约时报》，A2页〕

我们决不要忘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历来得到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无条件支持，如同以色列在中东的情况一样；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推行其应受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它感到它对前线国家——即塞舌尔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侵略行动和颠覆计划得到了支持。只要南非得到这种支持，它必将继续公然对抗国际社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侵略那些只是希望自己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姊妹国家。

我们认为，必须尊重非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关于消除种族隔离这一危害人类的罪行、建立一个

独立自主的纳米比亚以及结束这种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的政策的各项决定和愿望。

尼加拉瓜要再次申明，它支持非洲兄弟为实现其主权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支持他们为反对南非及其继续掠夺非洲资源的企图而进行的斗争。

还有另外一些情况我们认为特别值得注意而不应为人们所忽视，因为这些情况不仅在非洲而且在亚洲和其它大陆也是司空见惯的。据《纽约时报》报道，雇佣军头目迈克·霍尔说过：

“他在比勒陀利亚曾会见过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代表，并将突然袭击的计划告诉了这位代表。他断言，由于‘塞舌尔具有战略价值’，美国很感兴趣。”〔同上〕

我们可以说，这种行径是中央情报局的习惯做法，因为不论在中美洲还是在尼加拉瓜，我们对这种做法都有直接的经验。安理会各理事国都知道，这一类行动既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一直被用来反对我国。而且，拉丁美洲对于中央情报局已经有了惨痛的经验，它给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特别是智利和危地马拉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雇佣军的经常不断的威胁和可能的入侵行动是对我们这些国家主权的一种严重威胁。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支持塞舌尔政府，并完全赞同调查委员会关于制订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的建议。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应当迅速完成它的工作。

尼加拉瓜认为，安理会应当再次谴责在南非导演下雇佣军所犯下的这次对塞舌尔共和国的新的侵略罪行。对该国的领土完整、领空、独立和主权的侵犯就是一种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雇佣军自己说同比勒陀利亚政权共同策划了那次侵略，该政权向雇佣军提供了训练基地、经费和武器援助等便利条件，这些言论都足以说明我们必须谴责南非。

同样，我国代表团认为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是十分恰当的，我们完全赞同这些建议，但是我们也认为，该委员会有必要再提出一份更详细的报告。

我们还赞同关于向塞舌尔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援助的建议，以便使它能够克服侵略带来的各种后果。

我们赞同法国政府关于设立一项特别基金的建议；当前，尽管我们有财政困难，我们保证给予支持。

尼加拉瓜愿意向塞舌尔政府和人民保证，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塞舌尔需要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战斗支援的时候，尼加拉瓜都将给予完全的、无条件的支持并同他们团结在一起。

塞舌尔人民当中的英雄们在胜利地击退和挫败雇佣军侵略的过程中所流的鲜血，对于那些违反国际法、继续干涉别国内政的人，是一个教训。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事颠覆活动，包括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企图破坏各独立国家为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所作的努力。

塞舌尔人民通过在这次反侵略行动中取得的胜利表明，他们朝着解放的目标前进的决心要比任何企图退回到过去、退回到剥削的尝试强大得多。塞舌尔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会是孤立的。全世界都站在它一边。至于尼加拉瓜，我们向塞舌尔人民和政府重申，尽管我们两国在地理上相隔数千公里之远，但是人民的桑迪主义革命将永远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各国人民正下定决心，团结一致，奔向未来，巩固最后的解放。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肯尼亚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梅纳先生（肯尼亚）：我感谢安理会允许我作一次发言。安理会正在开会审议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我要感谢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特别是调查委员会主席、巴拿马的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因为尽管南非方面不予合作，他们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提出了这份报告。

我们注意到，该委员会已经建议授权它在适当的时候提出一份补充报告。这个建议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通过在塞舌尔或南非对于悬而未决或未结案的起诉案件的审理，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资料。鉴于

这一情况，我国代表团将把这一次提出的报告看作是一份临时报告，并将据此予以评论。

报告证实了1981年11月25日发生的事件，并揭示了在此之前他们进行策划的情况。导致进攻塞舌尔共和国的这个事件被仔细地恢复了其本来面目。参与这次罪恶行动的雇佣兵的身份和动机，不论在该报告中还是在国际新闻报道中，都已被充分证实。该报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南非在策划和实施这次侵略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迈克·霍尔在南非对空中劫持案的审讯中作证时披露，这次侵略是在南非的帮助下进行的。策划雇佣军进攻的准备工作，包括招募雇佣军的工作，是在南非进行的。进攻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在南非获得和试验的。在雇佣军进攻之后被塞舌尔保安部队俘虏的七名雇佣兵当中，就有一名是南非情报局的官员。

南非在这次臭名昭著的进攻之后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说明它企图掩盖它介入了这次侵略的事实。在44名雇佣兵犯下了劫持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到南非的海盗行径之后，南非起初未加控告就释放了其中的39名，甚至也不透露他们的身分。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拒绝同调查委员会合作，不准许该委员会同雇佣兵会面。南非的这种行为只能看作是为了隐瞒它参与策划和执行这次侵略行动的事实。

既然调查委员会不能会见在南非的雇佣兵，同时根据在南非审讯雇佣兵揭露的情况来看，我们眼下正在审议的这份报告显然是不完整的。应当在对这次进攻进行全面审查之后提出一份更加全面的报告。

但是在我们等待一份完整的报告的时候，我们必需响应调查委员会的呼吁，向塞舌尔共和国提供国际援助，以弥补它因受到进攻而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下次报告将包括对塞舌尔共和国所受经济损失情况的估计。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向那个受到精心策划的侵略的和平国家提供援助。我们竭力主张设立一项适当的基金，以便为来自会员国的自愿捐款开辟途径。

我们痛苦地意识到雇佣军进行的种种活动给小的独立国家所带来的威胁。我们非洲人目睹了雇佣军在不同的国家所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非洲国家已成为

雇佣军的主要目标，而雇佣军的滋生地看来就在南非。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赞同委员会关于早日缔结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建议。一帮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的这次进攻突出说明了缔结这样一项公约的必要性。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毛里求斯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姆菲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发言的机会。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除非在特别的情况下或特殊的场合，赞扬安理会主席的话应当留给安理会成员去讲。对我来说，这真正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当我在这里荣幸地代表的国家毛里求斯在1968年3月12日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时，你的伟大、骄傲、英勇的国家中国是承认毛里求斯独立和主权的第一个国家。事实上，甚至在那个殖民国家离开我国之前，中国就已经这样做了。因此，我参加由中国的杰出儿子主持的安理会的讨论，感到十分高兴。

你是一位具有天赋才干、高尚成熟的外交家，有着众所周知的中国人的智慧，我不揣冒昧，祝愿你在担任安理会主席职务期间取得成功。我认为，尽管在这个五月里风暴狂吼，你会驾着颠簸的船只驶抵安全的港口。五月通常是一个象征充满吉兆的月份。

先生，之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还因为你的前任恰好是一位有见识的非洲儿子。因此，我要特别向我的敬爱的非洲兄弟、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表示敬意，在微妙和充满困难的四月份，他断然面对提交本安理会的许多棘手问题，并公正、冷静、协调地处理了这些问题。显然，他是在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指引下进行工作的。

我已经研究了根据安理会1981年12月15日通过的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该决议授权该委员会调查一帮雇佣军的起因、资助情况和给塞舌尔共和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我遗憾地注意到，该委员会没有能够完成于今年3月15日公布的这份报告，因为在它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特别是某个政权所设置的障碍。虽然如此，在巴拿马代

表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阁下支持下以及在爱尔兰的詹姆斯·克雷格先生和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协助下所编写的这份报告还是相当详尽的。在我看来，该报告包含有充分的证据，足以使安理会得出虽是临时的、但却是有力的结论。我认为，由安理会延长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使之能够完成委托给它的任务，是恰当的。

我还特别留心地聆听了温文而敬爱的非洲兄弟、朋友和邻人、塞舌尔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阁下的发言，我对他出席这次会议表示敬意。他发言的语气坚定有力，又彬彬有礼，他提出的请求是有节制的，又合情合理。我毫不怀疑，他对他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精彩介绍，已经博得了安理会的同情和支持。

非洲国家对于正在审议的这个问题的观点，已由我的敬爱的非洲兄弟、埃及的梅古伊德大使以联合国总部非洲小组本月份主席的身分作了有力的阐述。昨天，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阿奇博尔德·莫蕙阁下——我向他致敬——更出色和更鲜明地介绍了在塞舌尔发生的事件。我代表我的国家表示完全赞同这些发言。

说了以上这些话之后，我觉得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是想把某些事实载入安理会的记录。在塞舌尔遭到无故的、肆无忌惮的、卑怯的侵略之后，毛里求斯政府立即通过它的总督和总理强烈谴责了这次罪恶的强盗行径。尊敬的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爵士阁下在年终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重申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感情，他说：

“政治上、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在当今之世界还十分活跃。在塞舌尔发生的最新事件就是一个极其恶劣的并给我们带来了深刻教训的例子。塞舌尔群岛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群岛是我们的近邻，而企图用雇用的外国枪炮接管它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某些势力为了夺取政治权力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连那些别无他求、只是想改善本国公民福利的和平国家，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暴力现象。不过，我们高兴的是，法律和秩序已在塞舌尔重新建立起来。”

也许我还可以再说一句，即使塞舌尔的法律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该共和国在经济上也已大伤元气。调查委员会在其第一份报告中告诉我们，塞舌尔在这次侵略中蒙受的损失总额达到1,800万美元——也许，对某些国家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象塞舌尔这样一个只有有限资源的国家来说，假如要重振其不景气的经济，恢复到稳定的状态，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因此，我希望并恳求会员国及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毫不犹豫地通过设立一项特别基金，自愿给予塞舌尔经济上的支助。关于这一点，法国常驻代表的发言使我深受鼓舞。

关于“雇佣军主义”的问题——我知道英语词典中没有这个词——我要赞扬尼日利亚，因为它倡议要制订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制订这样一项公约在今天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为联合国会员国和观察员签署这项公约作好准备。

我对“雇佣军主义”这个问题的观点已为安理会所熟知，而且已记录在案。因此，我不想再重复了。为那些也许希望重新回顾一下这些观点、或者第一次希望了解这些观点的人着想，我请他们看一下1977年4月6日在安理会就贝宁的控诉所作的发言。

主席：我感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本人和我的国家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达巴希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想对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的职务表示祝贺。我相信你一定会明智地、干练地指导安理会的讨论。

我还想对扎伊尔代表在上个月履行安理会主席职责中所采用的方式表示赞赏。

今天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对作为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成员的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那次侵略行动是由一帮国际犯罪分子干的，它使致力于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国家进步事业的和平的非洲人民受到了损害。

这次由雇佣军进行的反对塞舌尔共和国的未获成功的罪恶活动给该国国际机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破坏，导致了英勇的塞舌尔人民的生命损失，他们在保卫祖国及其自由和尊严、抵抗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派遣的雇佣军的蹂躏的事业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南非种族主义者此举的目的，是要颠覆塞舌尔的民族主义政府，建立一个能够容忍在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罪行的傀儡政权。

雇佣军进攻那些拒绝服从种族主义和殖民统治的和平的非洲国家，这不是第一次了。在这之前，我们目睹了几次类似的行为。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当非洲大陆觉醒的时候，它发觉自己被束缚、被剥夺了自由、它的资源正受人掠夺，它的人民正遭受剥削。当非洲为恢复其自由、资源和尊严而开始进行艰苦的斗争时，人们预料到那些拥有殖民主义利益的势力不会同意终止其统治。帝国主义势力企图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持其对非洲大陆及非洲各国人民的统治。这些手段包括使用雇佣军。

为什么塞舌尔人民如同刚果人民、几内亚人民、贝宁人民和安哥拉人民一样，都成了这种侵略的受害者呢？为什么非洲的前线国家都面临着直接的威胁呢？说真的，到底为什么上述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非洲人民会面临侵略、屠杀和恐怖活动呢？

对这些问题，只能从下述事实中找到答案，即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都拒绝种族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企图强加于他们的统治、控制和剥削，并且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为获得独立、铲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而进行的斗争。那些帝国主义者决不允许非洲大陆及其人民依靠本身的力量去建设自己的未来。

1981年11月25日在塞舌尔发生的事件不仅是对塞舌尔人民而且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侵略行为。本国际组织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是保障它的会员国特别是那些新近获得独立的小国的安全与稳定。这些小国在保卫本国的自由和尊严、反对那些企图重新恢复对它们的统治和剥削的人的过程中，是有困难的。联合国对招募雇佣军的做法进行了谴责，并已呼吁所有国家不要给这种雇佣军任何援助。就非洲统一组织而言，它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而且，国家和政

府首脑第十四次常会通过了一项关于雇佣军主义的公约，这项公约规定有关于根除雇佣军活动的各项基本措施。

关于塞舌尔的这一特定事件，1982年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部长理事会第三十八次常会上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部长理事会在决议中除了别的之外，

“强烈谴责这次对塞舌尔人民和国家的武装侵略；

“强烈谴责南非及所有支持南非推行丑恶的扩张主义政策、不断对非洲独立主权国家进行颠覆和侵略活动的国家。”〔A/37/161，附件，第3页〕

当然，这是不够的。我们要求特设委员会迅速完成关于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起草工作。

虽然调查委员会没有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与雇佣军入侵的同谋关系得出最终的结论，但该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282段中说，它

“感到难于相信南非当局对这次侵略的各项准备工作竟一无所知。”〔S/14905，第282段〕

目前的局势已经与提交报告时的局势不同了。现在，关于这帮雇佣军、关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参与行动和所起作用的情况已经有了更多的资料。雇佣兵迈克尔·霍尔所揭露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南非是那次行动的策划者。我们认为，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应当授权它提出一份补充报告，这份报告应当包含与该委员会的使命有关的更多资料，包括在南非和塞舌尔所进行的审讯中雇佣兵可能提供的揭露材料。我们还认为，安理会应当要求南非向该委员会提供审讯中的一切资料，并准许该委员会会见雇佣兵。

关于由于雇佣军入侵而使塞舌尔经济遭受的物质破坏问题，我国代表团赞同该委员会提出的所有建议，特别是关于设立一项特别基金用于恢复该国所受各种破坏和援助该国经济的主张。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特别向英勇的塞舌尔人民致敬，因为他们代表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取得了反击雇佣军的胜利。我还要向塞舌尔共和国人民表达

人民的社会主义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对他们的同情和声援。我们希望，联合国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雇佣军的这种罪恶行为在今后再度发生。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对于让我国代表团参加讨论根据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感谢。这个问题恰好在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期间进行审议，这对我国代表团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喜悦。我国代表团深信，以你的已经表现出来的才干和机智，你一定能够把安理会的工作引向成功的结局。我国代表团还想对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表示赞赏，他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四月份的工作。

当塞舌尔共和国成为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的受害者的的时候，我国政府当即谴责了那次的残暴行动。我国清楚地知道，雇佣军对第三世界的一个不结盟成员国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是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势力操纵的。这些势力的意旨历来是决不允许象塞舌尔共和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而和平地发展，这是因为塞舌尔人民和政府对于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强烈反对，以及他们对于旨在铲除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努力所给予的支持，历来都不适合那些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势力的口味。

去年11月25日战争走卒对独立主权国家塞舌尔的卑鄙的、有预谋的侵略行动，应当结合推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全面战略来看，这个战略是要破坏那些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南非介入雇佣军对塞舌尔的侵略这一点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所无法遮掩的。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在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阁下在安理会的发言所提供的资料和其它方面的资料中，有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

例如，在非-美研究所出版的一份出版物的第6卷第7篇题为“南非纳米比亚近况”的文章就南非介入这次流产的政变说了如下的话：

“据报道，南非政府对于拙劣的塞舌尔政变头目——‘疯狂的迈克’霍尔上校——指控南非内阁赞同政变意图并由军队提供了武器弹药一事感到担心。

“在霍尔在法庭作证后五天，保安警察袭击了三家报社，并没收了记者的笔记本和有关这次未遂政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马丁·多林斯切克的文件。他被拘留在塞舌尔并宣称为南非情报局效劳，据多林斯切克说，南非情报局现正企图杀害他。”

“总理办公室、情报局和军方对霍尔的指控不加评论，而议会议长驳回了要求进行一次专门辩论的请求，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提交给法院了。”

南非的这次介入反映了那个政权明显地担心由于自己执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引起的不安全状态。我国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诫南非，只要它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它就不能期望同遭受这种政策之害的人民和平相处，不能期望同这个地区独立的非洲国家和平相处，而且实际上也不能期望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相处。

由于雇佣军的侵略，塞舌尔共和国国际机场的财产遭到大量破坏。那次侵略对该国的全部经济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后果。在调查委员会报告(S/14905)的第287至292段中，对这一点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该报告现已提交安理会。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作为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巴拿马、日本和爱尔兰的代表祝贺，祝贺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写出了这份报告。塞舌尔政府为恢复所受破坏而已经并将继续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塞舌尔本身不能承担这个巨大的责任。它需要国际社会在其重建工作中提供援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并赞同调查委员会在第293段第1至6分段中的各项建议，包括

关于设立基金的建议。关于该委员会执行其查明雇佣军进犯塞舌尔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这一任务，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塞舌尔外交部长于1982年5月20日向安理会提出的请求，即应当延长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使之能对这些基本问题准备一份补充报告。

在结束发言时，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重申：该委员会关于抓紧结束目前正在拟订的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工作的建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我们认为，这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公约，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必须签字。我确信，我们以此宣告世界上的雇佣军为非法，定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蒙古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达希策伦先生(蒙古)：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同前面几位发言的人一样，对你担任安理会五月份主席的职务表示祝贺，并祝愿你在履行你的职责中取得完全的成功。

我还想对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四月份很有技巧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表示赞赏。

我感谢你及安理会其它成员准许我今天就安理会的这个重要议题，即“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进行发言。

使用雇佣军并不是什么新现象。由于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的瓦解遭到了殖民主义势力及其它反动势力的猖狂抵制，他们力图延长对全世界战略上、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对非洲大陆南部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于是使用雇佣军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安理会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事态发展，通过了许多有关的决议，其中包括第239(1967)、405(1977)和496(1981)号决议。

蒙古人民共和国遵循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正义斗争的原则方针，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和其它反动势力利用雇佣军和一切其它手段阻挡民族和社会解放的进程。

蒙古出于为最终取缔和根除雇佣军主义作出贡献的强烈愿望，已成为起草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巴拿马代表于 1982 年 5 月 20 日如此干练地向安理会提出的调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包含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表明南非在策划和组织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塞舌尔共和国是一个位于印度洋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的不结盟的主权国家。关于空中劫持的审讯再一次揭示了这次事件的真相。现在很清楚，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行动是在南非政府知情及其情报局参与的情况下实施的。上述审讯还揭露，而在我之前发言的许多人也已经正确地指出，1981 年 9 月 南非 内阁 曾经 通过 一项决定，要 使用 雇佣军 推翻 塞舌尔 共和国 的 合法 政府。这个揭露进一步丰富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犯罪记录。这个政权至今仍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并对毗邻的非洲国家不断进行包括侵略行为在内的敌对行动。应当指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上述方针目前正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鼓励，怂恿和支持，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纽约时报》最近报道，雇佣军匪帮的头目供认，在雇佣军在维多利亚遭到惨败之前，他曾会见过一名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并告诉了他这次政变的计划。

因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支持塞舌尔政府的合法要求，即那些应对雇佣军的侵略行动负责的人以及他们的帮凶应送交法院审判，并应对塞舌尔政府和人民蒙受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赔偿。

正如在报告特别是报告第六部分中所叙述的那样，该委员会占有的资料远非完整，该委员会至今仍未充分了解雇佣军行动的起因和背景。因此，蒙古代表团完全赞同该委员会在报告的第 293 段中所提出的建议，即应当授权该委员会根据对雇佣军于 1981 年 11 月 25 日 侵略 塞舌尔 共和国 的 起因、背景 和 资助 情况 的 调查 结果，提出一份补充报告，这是第 496(1981) 号 决议 执行 部分 第 3 段 中 原先 计划 要 搞 的。我们认为，这份补充报告特别应当研究雇佣军侵略的根本原因。我们也完全赞同该委员会提出的其他建议。

就我们来说，我们作为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将不

遗余力地参加制订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有效的国际公约，以便尽快缔结这项公约。

主席：我感谢蒙古代表对我表示的祝贺。

下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利亚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福沃拉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其它成员给予我国代表团这个机会参加对塞舌尔关于 1981 年 11 月 25 日 雇佣军 进攻 该 国 的 控诉 的 辩论。由于 我国 代 表 团 在 本 月 份 是 第 一 次 在 安 理 会 发 言，因 此，我 也 想 趁 此 机 会 表 示 我 国 代 表 团 见 到 你 主 持 安 理 会 的 会 议 感 到 高 兴 和 满 意。五 月 份 一 向 是 一 个 异 常 繁 忙 和 困 难 重 重 的 月 份，本 月 份，在 你 英 明 能 干 的 领 导 下，安 理 会 已 经 不 得 不 处 理 了 大 量 十 分 困 难、复 杂 和 严 重 的 问 题，这 些 问 题 都 要 求 安 理 会 所 有 成 员 表 现 出 最 大 的 外 交 才 能。我 国 代 表 团 毫 不 惊 奇，先 生，你 已 经 极 好 地 履 行 了 你 对 安 理 会 所 负 的 职 责。假 如 允 许 的 话，我 还 想 代 表 尼 日 利 亚 代 表 团 向 你 的 前 任 安 理 会 主 席、扎 伊 尔 的 卡 曼 达·瓦 卡 曼 达 大 使 致 以 热 烈 的 敬 意，因 为 在 上 月 份 他 同 你 一 样 能 干 地 领 导 了 安 理 会 的 讨 论。

我 奉 我 国 政 府 的 指 示 参 加 这 次 重 要 的 辩 论，这 是 因 为 雇 佣 军 活 动 长 期 以 来 已 构 成 对 非 洲 的 威 胁，我 国 政 府 对 此 极 为 关 切。我 不 必 再 以 雇 佣 军 在 非 洲 活 动 的 更 多 细 节 来 使 你 厌 烦 了，因 为 前 面 几 位 发 言 的 人 已 经 用 文 件 充 分 地 证 实 了 那 伙 国 际 匪 徒 的 罪 恶 活 动。只 要 说 一 下 在 非 洲 蒙 受 雇 佣 军 活 动 之 苦 的 一 长 串 国 家 的 名 字 就 足 够 说 明 问 题 了。在 六 十 年 代 初，这 种 活 动 发 生 在 刚 果，后 扩 展 到 贝 宁、津 巴 布 韦、安 哥 拉 和 现 在 的 塞 舌 尔。根 据 历 史 事 实，尼 日 利 亚 本 身 并 没 有 完 全 逃 脱 雇 佣 军 活 动 的 破 坏 性 后 果，因 为 自 1967 年 到 1970 年，它 本 身 就 是 雇 佣 军 的 一 个 目 标，在 这 间 隔，它 正 从 事 国 内 的 战 斗，以 制 止 被 错 误 引 导 的 在 内 部 搞 分 裂 的 企 图。在 那 个 时 候，那 些 无 耻 的 和 不 负 责 任 的 匪 徒 便 利 用 尼 日 利 亚 的 国 内 安 全 问 题，将 他 们 的 丑 恶 嘴 脸 伸 进 了 除 尼 日 利 亚 人 自 己 以 外 与 谁 都 无 关 的 问 题。同 样，在 以 往 的 20 年 左 右 时 间 里，几 乎 每 一 个 非 洲 国 家 都 一 直 不 得 不 同 自 己 可 能 成 为 雇 佣 军 活 动 的 下 一 个 目 标 的 实 际 可 能 性 作 斗 争。这 些 活 动 是 完 全 没 有 正 当 理 由 的，而 且 往 往 是 为 个 人 野 心 所 驱 使 以 及 受

到国外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的怂恿。我在这里提一下这一事实也许不是多余的，即在某些事件中，曾经发现过那些雇佣军是受雇于外国政府的，这些政府在推翻他们认为不友好的政府中享有既得利益。小说家弗雷德里克·福西塞恰当地称之为“战争走卒”的活动是如此荒谬可笑，简直近乎十足的精神错乱。在一个具体的事例中，雇佣军只不过被一本小说的内容所驱使去采取行动，这本小说相当滑稽地描绘了一个非洲小国的政府是如何被推翻的情况。这一切的要点在于强调，这些雇佣军从事他们的罪恶活动，有时是闹着玩的，有时是为了金钱，但从来没有真正或正当的理由。

雇佣军的种种活动构成了对非洲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威胁。这些活动极为严重地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应当集体予以严厉谴责。我们非洲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不得不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斗争。非洲的解放斗争方兴未艾，在多数情况下是流血的斗争，使我们大陆损失了无数生命。非洲殖民主义的结束，正是以我们的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我们作出这种巨大的牺牲，决不是为了让一小撮不负责任的国际匪徒再从我们手中夺走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才赢得的东西。我们非洲人需要我们所能获得的一切时间、精力与和平，以便重建我们的国家，发展我们的经济，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们下定决心，决不允许我们自己脱离这个目标。

就塞舌尔来说，雇佣军对这个和平国家的不负责任的进攻是完全令人震惊的，甚至连塞舌尔最凶恶的敌人都无法证明这种进攻是有正当理由的，也无法给予宽恕。塞舌尔是一个只有 63,000 人口的小国。无论怎样想入非非，它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甚至不能说它庇护了任何非洲的自由战士。事实上，塞舌尔是南非种族主义所喜爱的一个旅游胜地。然而，1981 年 11 月 25 日，雇佣军在南非炮制了他们恶毒的邪恶计划之后，向那个和平岛屿发起了一场险恶的、无端的、预谋的进攻，妄图厚颜无耻地、无情地颠覆它的政府，破坏它的经济，在这个国家制造巨大的混乱和不满。显然，塞舌尔政府方面事先不知道雇佣军的秘密活动。假如那次政变企图得逞，塞舌尔人民就将不得不接受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产生的政府，

这个政府既不会对塞舌尔人民负责，也不会听从塞舌尔人民的控制，塞舌尔就将成为南非的一个仆从国，它将丧失民族独立的一切特性。对我们非洲来说，那将是一次大倒退。因此，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以极其喜悦的心情，祝贺高度警惕的、爱国的塞舌尔人民在那个重大的日子里击退并消除了雇佣军的罪恶进攻。

在有些人士当中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忽视和低估雇佣军不仅对非洲的稳定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危险。然而，由于这些兵痞的活动，某些国家被拖进战争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几年前，有两个非洲国家几乎由于雇佣军入侵它们的国土而被迫走上战争的道路。雇佣军需要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一个友好的基地。假如每一个国家都严肃履行它的国际义务，使战争走卒们无法得到他们赖以发动进攻的基地，那么他们就不会继续成为对别的国家的严重威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我们已经就雇佣军及其活动问题通过了一项公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正在国际上寻求一项严禁招募这类战争走卒的类似公约。在某些国家里，在有关招募雇佣军的现行法律中，存在着某些漏洞，有人天天在钻这些空子，使得现有的法律条文变得滑稽可笑。我国代表团希望，关于雇佣军问题的国际公约草案不久能成为现实。

现在，再谈谈安理会根据第 496(1981) 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问题。我国代表团十分认真地考虑了各项调查结果，并对这次调查的范围及其彻底性感到满意。因此，我愿同以上发言者一道，向该委员会主席巴拿马的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以及该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爱尔兰的克雷格先生和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切感激。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的是，该委员会已经证实南非事先就知道雇佣军的行动。假如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允许该委员会会见在政变流产后逃到南非的雇佣兵，特别是会见那个声名狼藉的“疯狂的迈克”。霍尔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还会证实南非与雇佣军的同谋关系。

最后，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想表示我国政府愿意在塞舌尔政府和人民努力恢复他们由于流产的政变而蒙受的巨大经济破坏的过程中给予帮助。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好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斯威士兰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林加先生(斯威士兰)：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五月份主席的职务，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们的这一情感同样适用于你的前任、扎伊尔大使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因为他在上个月以卓越的处事方式指导了安理会的讨论。

我国代表团如果不向塞舌尔外交部长表示感激，那将是失职，他清楚地介绍了这个问题，而他的政府决定把这件事提到联合国安理会。结果安理会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调查 1981 年 11 月 25 日雇佣军侵犯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并对该国遭受经济破坏的情况作出估价。

现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已提交安理会。因此，我国代表团想借此机会通过你，先生，对该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份出色的报告向委员会主席及成员表示感激。他对于该委员会在斯威士兰期间得到的合作所表达的亲切感情，我已转达给我国政府。今后，假如本组织进一步扩大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以进行新的事态发展及对雇佣军的不断审讯中可能搞出的揭露材料所需要的调查，则斯威士兰政府和人民将毫不犹豫地提供任何方式的帮助。

已提交安理会的报告有几处提到我国及其航空公司斯威士兰皇家航空公司。当安理会审议提到的那几处时，它可能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斯威士兰人也同姊妹国家塞舌尔人民一样，把自己看成是受雇佣军侵略凌辱的受害者。当然，塞舌尔在心理上和经济上所受损失之大，是我们所不能相比的。它是侵略的主要目标。就我们来说，地理上的接近被侵略者如此利用和滥用，当我们唯一的航空公司遇到疯狂的冒险主义的交叉火力时，我们也感到象塞舌尔人民一样受侮辱、伤害和凌辱。这份报告说：

“雇佣军侵略的直接准备和筹划，包括招募 50 多名雇佣兵在内……都是在南非进行的。其

中少数人具有当雇佣军的经历。大部分人在南非和前罗得西亚部队中都有过军事经历。”〔S/14905, 第 278 段〕

他们是途经斯威士兰乘定期班机到达塞舌尔的。在曼齐尼，他们伪装成旅游者。事情的详细情况已载于报告中，因此我国代表团不打算再详细加以叙述了。

为了使本机构对 1981 年 11 月 25 日发生的事件如何激怒了斯威士兰人民这件事了解其全部含义，我要向安理会简要地叙述一下斯威士兰皇家航空公司在我人民的心目中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个小的独立的内陆国家，我们总是希望同本地区别的非洲姊妹国家建立各种接触，以此作为表明我们独立的真实性的一种行动。安理会可以回顾一下，本地区按照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建立起来的所谓独立国家正在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对斯威士兰人来说，这个航空公司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性的事业单位。它是同独立非洲的其他地区保持和平与团结的空中象征。因此，在我们本地话中，它被亲切地称为，“Lifuba - Ntendsele”，意思是一种温存的鹈鹕。1978 年 8 月，正当这个航空公司成立的时候，大多数斯威士兰人出席并看到迎来了一个交往的新纪元。这件事意味着实现了同我们姊妹邻邦独立交往的梦想。同独立非洲建立直接联系的决定的思想背景，同建立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这个南部非洲各独立国家的一种分区域经济联盟时所充分表达的那些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当雇佣军侵犯塞舌尔的消息传到斯威士兰而我们伸向外部世界的唯一手臂在那里的交火中被切断时，每一个斯威士兰人都感到自己身上的一部分被毁坏了。正如我在给该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所说的，当时我们的联络命脉确实被切断了。我们估计，损失大约有 250 万美元，而且，在飞机恢复航行之前，这个数字还要继续增加。据我所知，我们的飞机还在塞舌尔。由于莫桑比克共和国作出了团结和兄弟般友好的姿态，把它的飞机让给我们使用，因此，虽然出现这一意外的障碍，斯威士兰仍然保持着同邻国的联系。

斯威士兰政府和人民在得知有某一伙人于 1981 年 11 月 25 日抵达塞舌尔，随后又犯下了对塞舌尔人

民及其合法政府的严重侵略行为时，深感震惊和悲痛。我国政府立即与那种侵犯一个主权的姊妹国家的赤裸裸的行为断绝了关系。我国政府自获悉这个灾难性事件之时起，就与塞舌尔政府充分合作。我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赴塞舌尔，斯威士兰的有关当局也奉命对这一令人遗憾的攻击我国航空公司的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

斯威士兰政府向随后来到斯威士兰的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切帮助。该委员会会晤了我国首相和其它政府官员。报告中说，该国政府首脑表示遗憾，并说：

“斯威士兰的姊妹国家塞舌尔及其人民因那一事件而遭受了重大损失；斯威士兰也由于丧失了它仅有的一架商业性飞机以及由于它的名字被人们与这样一种企图联系在一起而蒙受损失。斯威士兰人民在知道雇佣军的罪行已被清算时感到非常高兴。”〔S/14905，第149段〕

他接着讲了破坏各国稳定的做法，他说：

“……人民现在已经认识到非洲正在团结起来要用一个声音说话。斯威士兰感到担心的是，某些坏分子企图用一切办法破坏各非洲国家的稳定，破坏它们的团结。”〔同上，第150段〕

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该委员会的报告得出结论说：

“……雇佣军只是利用斯威士兰作为去塞舌尔途中过境的一种手段，而斯威士兰政府在事件发生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有计划的侵略行动。”〔同上，第284段〕

我国代表团想提醒安理会注意，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成为凌辱的对象了。前些时候，我们的海关官员没收了一大批违反安理会的一项决议打算运往南非的武器。那些应对此负责的人都在斯威士兰法庭上被审讯和判罪。这件事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假如我们在海关岗位上的官员发现了雇佣兵的枪支，就会象我们通常的做法那样立即加以没收，而那些雇佣兵会立即遭到逮捕。

安理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人民的意志不再被认为是行使权力的基础，结果，外部的危险的破坏

势力往往被吸收进来并被作为取得政权的工具而加以利用。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只有加速起草一项反对保障、资助和热情接待雇佣军的国际公约草案才能处理这个问题。

斯威士兰代表团同情塞舌尔共和国政府为重新开放机场而进行紧急修复工作所需的开支，并同情它的旅游事业遭受的经济损失。斯威士兰代表团赞同该委员会的建议，即联合国会员国和各国际组织应当紧急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的援助，以使该国能够应付由于雇佣军侵略而面临的各种困难。

我们也同样认为，为使调查委员会能执行它的使命，必须延长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我们还认为，应当设立一项由联合国会员国自愿捐款的特别基金，以便为援助塞舌尔共和国重建被破坏了的经济开辟途径。

主席：我感谢斯威士兰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斯里兰卡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德席尔瓦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你在本月份处理安理会工作的方式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和钦佩。同样，我想对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他在特别艰难的四月份处理了安理会的各项事务。

我国代表团想向安理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及成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辛勤和过细地进行工作，恢复了围绕侵略塞舌尔的各种事件的本来面目。我国代表团知道，该委员会不得不在重重困难和种种限制的条件下执行其任务。尽管遇到了那些限制，该委员会还是通过它的报告向会员国提供了一份有关1981年11月25日在塞舌尔发生的事件的公正的事实材料。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社会应紧急予以审议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报告论述了经常发生的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武装侵略独立国家以图推翻其政府的问题；第二，报告论述了外国雇佣军所起的作用问题，这是非洲政治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外国雇佣军的活动情况以及它们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对新兴非洲国家的影响，我无须详细叙述了，因为安理会

各理事国是充分了解这个时期雇佣军在非洲所起的作用的；第三，报告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空中劫掠行为，这种行为威胁着无辜旅客的生命，使他们成为侵略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意外受害者。这种犯罪行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些国家直接或间接支持这种非法行为并向犯罪分子提供安全的避难所。最后，报告着重指出了那些成为外国侵略目标的国家在经济上受到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该报告的第 282 段是本地区国家非常感兴趣的。它说：

“……本委员会认为很难相信南非当局对这个事件的准备工作会一无所知。”

该委员会是在考虑了雇佣军的身份、他们来自何处、未达到目的后又返回何处等情况之后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们深信，在审讯被塞舌尔当局逮捕的七名雇佣兵期间，情况将会更加清楚。我们注意到，塞舌尔外交部长已经同意送来有关审讯的全部详细材料，审讯预定于 6 月 16 日在塞舌尔进行。

在我前面发言的人对于某些国家特别是小国由于那些一心想破坏独立国家稳定的大国对它们进行雇佣军活动而面临的各种问题，已经发表了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些大国就招募、资助和训练雇佣军，最终就放手让他们侵犯那些毫无准备的国家。它们的目标是那些战略上重要而经济上不稳定的国家。该报告充分地证明了雇佣军可以很容易采取行动攻取小国。

不应让独立的小国受到象 1981 年 11 月塞舌尔所遇到的那种威胁。国际社会必须维护这些小国在不必担心被野心勃勃的国家征服的条件下生存的权利。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尽一切可能惩办那些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最后，国际社会有责任向那些成为骚扰行动目标的国家提供援助。

在表示我们与塞舌尔政府团结一致的同时，我国代表团同意前面的发言者表示的观点，并且赞同载于调查委员会报告第 293 段中的那些建议。

主席：我感谢斯里兰卡代表对我所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国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索布汉先生（孟加拉国）：先生，我十分高兴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这个崇高的职务。我们对你极为尊敬，而对你的伟大国家的人民则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深厚的友谊。我们相信，在你能干的领导和英明的指引下，安理会一定能够完成其在本月份担负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还要向你的前任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祝贺，他在四月份很能干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仔细听取了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对于那些有关事件及其后果的详细报告。我们极其遗憾和震惊地注意到，他的国家成了 1981 年 11 月 25 日雇佣军侵略的受害者。

1981 年 12 月 15 日，安理会在其第 496(1981) 号决议中一致谴责了这次侵略行动，并决定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调查雇佣军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我想借此机会对巴拿马的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及该委员会其他成员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表示感谢。我们已经从该报告的第 272 段中注意到，调查委员会未被允许会见那些劫持了印度航空公司飞机从塞舌尔逃往南非的雇佣兵。该报告在第 272 段中还进一步指出，该委员会的工作还远未完成。因此，我们赞同迄今一直参加安理会辩论的绝大多数代表团的意见，认为应当延长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以便它能向安理会提交一份补充报告。

然而，调查委员会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雇佣军的侵略是在南非进行策划、组织和资助的。第 278 段说得很清楚，那些雇佣兵是在南非招募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着众所周知的当雇佣兵的经历，有的甚至还是南非国防军的后备役军人。我们还从该报告中了解到，雇佣军使用的各种武器是在南非试验的。虽然调查委员会未能就这些武器是如何取得的这一点得出结论，但是人们无法想象，那些武器是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毫不所知、未经该政权积极默许的情况下取得和试验的。

去年十一月发生的这起反对塞舌尔人民的事件决不是一帮雇佣兵反对一个小国的一次孤立的犯罪行为，而必须看成是南非推行的企图颠覆一系列非洲国家并对它们进行各种各样侵略行动的总政策的结果。我们现在目睹的是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而且显然也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孟加拉国作为起草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成员，一向积极支持加速起草这项公约。雇佣军对塞舌尔的侵略已经突出说明了特设委员会需要早日完成该项工作的重要性。

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竟被雇佣兵劫持这件事，也清楚地说明了无辜的公民是多么容易受到雇佣军的袭击。关于这一点，孟加拉国欢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1981年12月17日通过的决议。我们希望，关于保证无辜旅客的安全、防止通过商业性飞机非法运送武器的问题能得到进一步的考虑。

这次侵略给塞舌尔带来了重大的物资、财政和经济损失。作为该国经济的主要来源的旅游业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南非对这种种破坏负有完全的责任。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断言：

“十分清楚，侵略对塞舌尔的经济将产生严重的有害影响。”〔S/14905，第292段〕

因此，孟加拉国赞同该委员会关于呼吁给予塞舌尔财政、物资和技术援助的建议。这种援助可以直接通过一项特别自愿基金来进行。

最后，我想代表孟加拉国代表团重申：我国将一如既往，坚定地反对对任何会员国内政的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由一帮雇佣军采取武装侵略行动来进行这类干涉这个事实，实在令人深恶痛绝，也是一个应受整个国际社会明确谴责的问题。南非对塞舌尔的侵略违反了所有国际行为准则，联合国有责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制止这类事件的重演。

主席：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克雷格先生（爱尔兰）：我国代表团一直密切注视着在这次辩论中所作的许多发言。我们怀着特别的兴趣倾听了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的

发言，我们同他相聚一堂是件很荣幸的事，而他所清楚揭露的那些问题，又都是安理会应当讨论的问题。

我国荣幸地被邀请担任调查委员会的成果，该委员会是继去年十二月份安理会的辩论之后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的，该决议谴责了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我在这次发言中不打算细说我国代表团参加的该委员会的工作和结论了。该报告本身基本上已说明了问题。既然大家在辩论中普遍表示由该委员会准备一份补充报告是有益的，我认为我国代表团就不必对该委员会完成其报告之后公诸于世的资料加以评论和估价了。这项工作将由该委员会本身来做，假如安理会如此决定的话。

但是，我国代表团愿意在我们讨论的这一阶段谈一些看法。在爱尔兰1981年11月15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我们对从外部使用雇佣军对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小国进行这种袭击表示了关切。该委员会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小国经不起比较小的武装力量的袭击。塞舌尔成功地抵御了这一袭击。然而，小国特别是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抉择。它们要么依靠国际社会，依靠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建立起来的机构特别是安理会对自己进行保护，要么采取各种步骤保卫自己，抵御从外部发动的侵略，从而把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其需要的少量资源转用于军事目的。如果国际社会不能给小国一些安全保障，不能对付不安全的根源，那么，这些小国将不可避免地被迫作出第二种选择。我国代表团深切希望，塞舌尔将不再遭受对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进攻。但是，安理会必须提出更为全面的问题。因此，搞清雇佣军侵略的起因和背景是很重要的，以便帮助安理会决定对此该怎么办。

侵略塞舌尔的显著特点是，它是利用雇佣军进行的。“雇佣军”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简单地说，雇佣军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不是为了效忠于民族或其他的事业，而是为了取得金钱去执行军事任务的。雇佣兵未必是不光彩的。在历史上有许多例子，他们为了取得酬报而曾经支援正义和光荣的事业，并因此而获得了声誉。但是情况变了。第一，人类已从颂扬战争转向力求以一切可能的办法避免战争；第二，“雇佣

军”这个词逐渐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即向那些需求于他们的人出卖军役，通常是为了推翻公认的政府。

非洲的近代史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雇佣军队常被用于特殊的场合，因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非洲从殖民统治下求解放的若干阶段，雇佣军队在抵制这个历史进程中起了作用。他们曾接二连三地支持企图保持特权并否定各国人民决定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的种种活动。

目前的例子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雇佣军同维护种族主义特权的不幸联系。南非同雇佣军侵略的密切关系是十分明显的，这不论从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还是从自那时以来出现的材料中都可以看出来。正如安理会各理事国所知道的，调查委员会基于它已说明的原因，目前还不能就南非预先知道的程度或应负多少责任的问题作出最后的结论。在这里，我不想以那些已经有了的新资料为依据作出判断。假如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得到延长的话，它无疑会愿意这样做。我只想证明这个论点，即从调查委员会会见过的那些雇佣兵的证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参加军事行动的雇佣兵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的动机不仅是为了金钱，而且还由于对这个世道持有某些看法。抱有这种看法的人很难接受各国人民有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个观点。很不幸，这种观点是从南非社会的性质和它固有的曲解中产生出来的。实际上，它是建立在种族隔离和有系统的种族歧视的基础上的。关于这一点，雇佣兵自己认为，他们的介入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个人利益，而更接近于为了圣战。这种情况特别说明了必须签订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协定，必须传播有关雇佣军活动的情报资料，以便使各国政府采取预防措施。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小国由于担心外来的侵略而可能感到不得不承担的开支。遭受一次实际的袭击，尽管就塞舌尔来说是被成功地挫败了，但是给本国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对马埃机场遭受的直接损失提供了详细情况。它还提请注意对塞舌尔整个经济可能带来的更大影响。塞舌尔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因此它特别容易受外界对该国安全与稳定情况的看法的影响。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懂得，这种看法不论正确与否，肯定会影响到旅游

业。需要国际援助是很明显的，爱尔兰代表团相信，安理会一定会据此采取适当的行动。

我国代表团认为，从原则上来说，各种调查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都有助于安理会履行宪章规定给它的职责。我国代表团在当前事例中的经验已证实了这一点。这类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当然必须是搞清事实，并摆出这些事实，使安理会理事国能够了解所调查的问题。安理会的各类委员会在履行这种职责时，当然要依靠各国政府的充分合作。它们决无独立调查的权力。一个委员会在执行一项任务时成功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同各国政府的这种合作。

当然，安理会的某一个委员会依据不同的职权范围，可能有超出实况调查的职责。目前的事例就是这种情况。本调查委员会根据它的权限，在巴拿马代表团以主席的名义已经提到的限制条件下努力作出了结论并提出了建议。为数有限的安理会理事国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可以在这方面帮助安理会。只有安理会本身才有作出决定的权力和作出最后裁决的权限。

在结束讲话之前，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并通过塞舌尔外交部长，对于本调查委员会成员在塞舌尔访问期间得到的慷慨合作和热情接待，向塞舌尔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我希望我还能有机会在我有更多闲暇的情况下，再次访问这位部长的美丽的国土，欣赏它的许多诱人的事物。

主席：现在，我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中国代表团热烈欢迎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阁下和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博茨瓦纳外交部长阿奇博尔德·莫惠阁下出席会议。

根据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由巴拿马的卡罗斯·奥索雷斯大使阁下担任主席的调查委员会在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艰苦努力后，已于1982年3月15日呈递了它的报告。人们可以从这份报告中看到，该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材料，在这个基础上作出了某些结论，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这样，该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安理会授予它的任务。中国代表团愿向调查委员会表示感谢。

报告中列举的大量事实和报刊上的最新揭露材料

都清楚地表明，1981年11月25日外国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的武装侵犯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目的在于通过政变推翻塞舌尔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策划和组织了这次可鄙的行动，提供了雇佣军使用的各种武器。这是它对塞舌尔政府和人民采取敌视态度的最充分的暴露。中国代表团对这一危害非洲人民的严重罪行感到愤慨，并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犯下的残暴罪行。

塞舌尔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和不结盟的主权国家。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一切人的尊重。由南非发动的雇佣军对塞舌尔的入侵是一起侵犯塞舌尔的独立和主权、践踏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严重事件。有报道说，南非发动这次罪恶的冒险行动，原是想要获得一个印度洋中的战略前哨，以便它进行侵略和扩张。所有非洲国家和世界舆论必须对这种阴险的企图给予严厉的谴责。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各非洲国家和人民为保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热烈欢呼塞舌尔政府和人民在弗朗斯·阿尔贝·勒内总统领导下挫败雇佣军入侵的胜利。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赵紫阳在1981年12月1日致勒内总统的电文中指出的：

“任何借助外国雇佣军入侵独立非洲国家的罪恶行径是注定要遭到可耻失败的。”

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发动的雇佣军对塞舌尔的罪恶入侵。同时，它应当重申联合国宪章原则，即必须尊重所有国家——不论大国或小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考虑到塞舌尔由于遭到入侵而使国际机场和国民经济蒙受重大破坏，安理会应该接受调查委员会关于为塞舌尔设立援助基金的建议。而且，安理会应当授权该委员会继续工作，在适当的时候提交一份补充报告。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指出，由于雇佣军侵略的可能性仍然是对各个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的小国主权和独立的严重威胁，目前正在举行的关于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拟订工作要加紧完成。与此同时，各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努力阻止雇佣军的各种活动。中国代表团赞同调查委员会的上述各项建议。

现在我再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讲话。

安理会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日期将由秘书处宣布。

下午7时20分散会。